

信念之路

□马智勇

这里仿佛混沌初开。

天籁无声，一切是那样的寂静。颜色只有简单的三种：蓝、绿与黄褐。蓝的是天、黄褐的是地；星星点点的绿，是低矮的芨芨草、骆驼刺；这又像是绣在黄褐色地毯上的花簇。因没有任何参照物，人在这里既可以说是巨人，又可以说是矮子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原本不可想象，就在这样的戈壁荒漠之中，2000多年前，富有冒险与开拓精神的张骞，带着汉武帝赋予他的使命，踏上了这条此前从未有人走过的西行之路。后来，太史公司马迁为赞扬其功勋，称此行为“张骞凿空”。此后，一批批僧侣及商贾就是沿着张骞开凿的这条路，奔行其上，进行着宗教的传播与商贸的往来。就在张骞走过这条路2000余年后，一位碧眼、络腮胡子的外国人——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路称为“丝绸之路”——一个华贵而富有诗意的名字。

张骞一行行进在这条神秘的、前途未卜的路上，丝路的风沙、祁连的月，相伴着他们……

对于绿色，他们并不陌生，因为在离开长安时，官道两边的槐树已吐出绿芽。对于蓝，他们同样也不陌生，因为他们随身斜挎腰刀的锋刃就是这种颜色。还有，在夜晚，他们燃起的篝火，跃动的蓝色火苗，就像他们胸中所涌动的一种激情。刀与火，也许是他们报效朝廷、开疆拓土离不开的两样东西。

但是，黄褐色却是可怕的，它无限向前延伸着，遥遥看不到边际。这又像天地间张开的一张大口，似乎要吞噬他们。

仰望苍穹，空旷的四周使人们失去方向感，只有昏黄的太阳挂在天空，人们会感到迷惘，但是，他们心中却有着既定的方向，永远不会迷失，而且还怀揣着必胜的信念。

张骞这一走就是13年，漫漫黄沙掠过鬓角，青丝变华发。此行路途虽远、时间虽长，但信念就是方向，他知道去的目的地，同样也知道回来的归程。匈奴为挽留张骞，为他娶妻，可是他却抛妻别子，毅然返回汉廷。返回时，和他一起出发的一百多人只剩下他和向导、翻译堂邑甘父两个人。

因此，丝绸之路自一开通，就注定是一条充满艰辛与信念的路。

在20世纪30年代，一支队伍也曾在

这条路上走过，这就是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。尽管距张骞西行过去了2000余年，但戈壁荒漠中酷寒的气候依旧没有变。他们顶着凛冽的西风前行，有的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，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，只是用破布将脚包住。走不了多久，布就会被戈壁墙上尖利的石子磨破，同样也磨破了脚，因此，亘古不变的黄褐色荒滩上常常留下鲜红的斑斑血迹。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，前行的困苦已可想而知，可是他们还要随时做好与敌人战斗的准备。

笔者曾采访过一位红西路军女战士。据这位可敬的老奶奶回忆，他们在前行的过程中，随时都会遇到敌人马队的围、追、堵、截。当战斗一打响，大家都全力以赴地应对，所有男战士都伏在前沿向敌人射击，而女战士则需往前方搬运弹药。因此，大家都是汗流浃背，汗水浸湿了单薄的衣衫。可是战斗一结束，寒风一吹，大家后背又都结上一层薄霜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尽管这样，大家依然保持着必胜的信念，向着心中的目的地前行。茫茫雪夜，又黑又冷，4个人和3匹马在风雪交加中艰难地跋涉着。他们分别是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、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七团政委谢

良和警卫员小丁、小李。李屏仁不幸在永昌战斗中被子弹打碎了左膀，因缺医少药，伤口已感染。他们找到一个稍背风的崖坎，想让高烧不退、脸色蜡黄的李参谋长休息一会儿，大家也借此宿营。而气喘吁吁的李屏仁让他们先走，不要管他。

在这漫无边际的风雪夜中，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，走出去则有生的希望，而留下来只能等待死亡。可是，谁又忍心丢下自己的战友离开呢？所以他们坚决拒绝了李屏仁的建议。由于李屏仁受伤痛的折磨无法入睡，就轻轻地哼唱着歌曲。谢良看他实在痛苦，就从背包里取出一点儿鸦片，这是“止痛药”。谢良将“药”递到李屏仁嘴里，又用汤匙舀了一勺地上的雪，让他口服下去。也许是“药”起到作用，李屏仁的症状稍微缓解了些。他虚弱地对谢良说：“老谢，我怕是不行了。今天，我和你谈谈我的过去，以后怕是没有机会了。”……最后，他坚定地对谢良说：“如果你走出去了，请转告党组织，我李屏仁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死的，我没有丝毫后悔。”

巍巍祁连，呜咽含悲；茫茫雪野，晶莹玉洁。一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，在这条充满信念的路上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……

□刘晓丽

“最爱邮政那抹绿，服务田野结丰缘。盎然生机绚丽美，急人所需暖心间。”

写完这首小诗，我情不自禁地感慨：邮政，是最亲切、最暖心的行业。始终坚守的普遍服务，给老百姓带来了方便。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邮政还能急人所需，将农资服务送到田间地头。

每到夏天，随着玉米等农作物的不断生长，田野就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。那一株株茁壮成长的玉米，给乡亲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。然而，农村人都懂得，希望与收获都是辛勤的汗水换来的，每一粒玉米都是乡亲们用汗水浇灌而成的。就拿玉米生长期的补肥来说吧，这就是一道非常繁重的工序。

其实，给玉米补肥这道工序不复杂，就是用锄头在每一株玉米的根部刨个坑，然后将化肥放入坑里，再用脚将土填平就可以了。尽管现在农村种地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，可是给玉米补肥这个农活儿，却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。因为，玉米正处于生长期，农用机械根本开不进比人还高的玉米地。别看工序非常简单，可是因为玉米有很多株，所以，给玉米补肥甚至比耕种和收获还要劳累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清晰地记得，那个夏天，当我用完拉到地头的化肥，再给小卖部打电话时，却被告知小卖部的化肥缺货，让我再想其他办法。此时，看着因为缺肥而略带枯黄的玉米叶，我擦了一把汗水，满满的焦虑感涌上心头。因为，如果不能尽快给玉米补肥，长出来的玉米就不会饱满，肯定会影响秋收。

正当我着急时，小卖部老板打来电话，让我给镇邮局打电话试试，说不定邮局里会有化肥存货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我给镇邮局打了一个电话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，一辆邮政车就开到玉米地边。接着，身穿绿色半袖衫的邮政师傅将几袋化肥给我搬到地头。看着他满脸的汗水，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……

田园里绿油油的玉米地，还有行驶在田边的绿色邮政车，给我带来了暖心的感觉，尤其是那部车上的徽标，更是带来了力量与信心。坐在地头上，我用手机搜索才得知，这个徽标是用“中”字与邮政网络的形象互相结合、归纳设计而成的，看起来，像是翅膀的造型，非常美观大方。此时，看着在田间道路上渐行渐远的邮政车，我感觉它就像穿行在大地上的魔法棒，因为这绿色所到之处，不但把“邮政传情”的理念送到了田间地头，也让大地上生长出更多绿色的希望。

因为补肥及时，那一年的玉米获得了丰收。以后，农作物再用化肥时，我就不用到小卖部买化肥了，而是提前联系邮局给送到地头，这不但方便快捷，而且实惠暖心。想到邮政从送报、送信到送化肥，我觉得，邮政的服务真的越来越周到了，继而，情不自禁地给邮政点赞：暖心的邮政绿，确实已经站到了服务我们老百姓的最前沿。

梅子黄时雨

□方怀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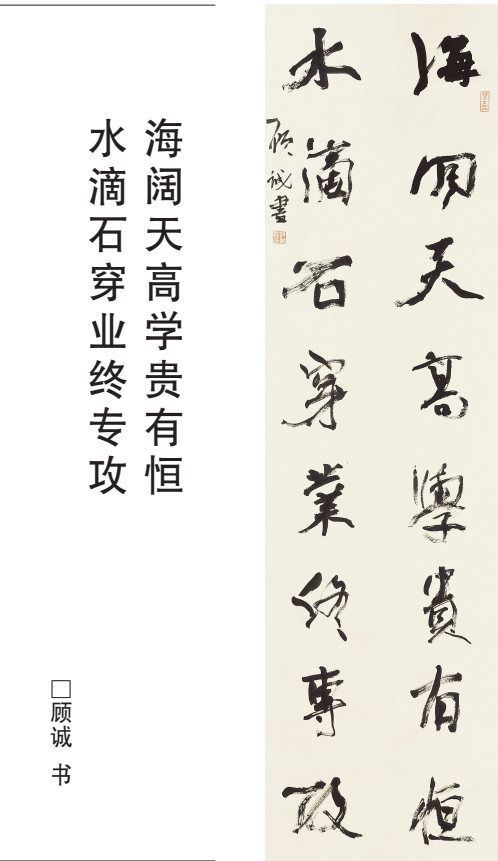
烟雨江南。六月中下旬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水气，到处都潮湿的，这就是进入梅雨季了。梅子黄时家家雨，阴晴不定，如此状态差不多会有一个月的时间。几时入梅，何时出梅，人们甚为关注。

于江南而言，梅雨季是一年中比较难熬的日子，上蒸下煮，雨热同期。人浑身上下不通透，精神也略显萎靡。空气湿度大，物品易生霉，故而又称“霉雨”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：“梅雨或作霉雨，言其沾衣及物，皆出黑霉也。”以前住乡下，房屋地基不高，一到梅雨季，一楼的水泥地面就返潮，像刚拖完地似的，墙壁上时有水珠渗出。不下雨时，家里的门窗都打开通风。出梅后，赶紧将柜子里的衣物、被褥等，搬出来晒晒。《五杂俎》中对梅雨的危害有着翔实的记录：“江南每岁三四月，苦淫雨不止，百物霉腐，俗谓之梅雨，盖当梅子青黄时也。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早，至六七月之交，愁霖雨不止，物始霉焉。”

梅雨，多诗意。霉雨，则令人畏。二者混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的矛盾心情。在诗人眼中，梅子青黄，梅雨淅沥，幻成一幅江南烟雨画卷，点缀着人生志趣与情怀。白居易的“黄梅雨里一人行”，东坡的“佳节连梅雨，余生寄叶舟”，贺方回的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飞絮”……梅雨统领了天地人心百般风情。于农人而言，虽然日子都在发霉，但生活还得过。夏收、夏种、夏管，田间的事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越是下雨，越要注意田间积水的排放。雨披裹在身上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在泥里行走，也要去田间劳作。这一季的辛劳决定了秋后的收成。我参加高考那会儿，正逢梅雨季。填答题卡时，胳膊都得抬起，很像是悬腕写毛笔字，生怕汗水濡湿了答题卡，阅卷机器读不出来。倏忽二十余年，回想那些时日，已无艰辛之味，只多了几分感激之情。也许，人生的梅与霉只在心念。

想还是古人通达。梅雨除了给他们带来诗意，还送来了好雨水。梅水烹茶，古人倒是多有共识。明代张源的《茶录》说：“惟当多积梅雨，其味甘和，乃长养万物之水。”清代陆廷灿的《续茶经》说：“俗语芒种逢壬便立霉。霉后积水烹茶，甚香冽，可久藏。”黄梅雨是好雨，但入梅后的头场雨不可用，出梅前的末场雨也不可用。一个梅雨季，去掉头尾，中间雨是最好的。雨水较江水洁，较泉水轻，是烹茶的好水。旧时金陵人家，一般抓住时机接水，“让过梅天，炭火粹之，叠换瓮觥，留待三年，芳甘清冽”，就成了《红楼梦》中妙玉所说的“旧年蠲的雨水”。“所谓为忆金陵好，家家雨水茶是也。”贾母对此也很认可，端起杯子来就抿了一口。

雨还是那时节的雨，梅与霉却不同。居于此，是很难逃脱掉梅雨季的。不如把“霉”字换掉，伸出双手，感受从天而降的雨，煮水烹茶，细品梅子黄时雨。



夔门雄关 峡谷川流

□李若虚 摄

漫漫邮路上，你的风采依然

□李婧

前天夜里，同你通了电话，照旧是嘘寒问暖了一番，聊天的内容多是家长里短。我笑说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一番。你的语气却严肃起来，颇有几分不认同的意味，我便知你的职业老毛病又犯了。我向来是不太理解你这老毛病的，我总觉得投递员那么多，难不成就独独缺你一个？
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万家灯火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你的邮路和你的身影。

你生于1975年。1993年，18岁的你背上行囊，离家奔赴属于你的人生之路。在石门桥，你与邮政初次相遇。彼时，邮电尚未分营，你在这个小镇上兢兢业业做着营业员，你的邮路人生从这里开始书写。

1995年，因工作调动，你来到石公桥镇，在这小镇上一待便是10年。在这方土地上，经人介绍，你与母亲相识，成家立业。1996年大汛，当时的你正忙于工作，匆匆赶回家时，却被拦在镇外进去不得，满目是一片汪洋，连河堤也被淹没得瞧不见。我不知那时的你是什么心情，只听说后来全家相聚，在小山坡上抱头痛哭。

你于1997年9月改做邮递员，自行车的后座挂着绿色的帆布邮袋，里面满满当当装的全是报刊、邮件。2000年，对你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我在8月盛夏出生，于是，你的身上又多了父亲的责任。在我6岁之前，我们一家住在邮政局的员工宿舍里。我只记得院子里白色的接收信号的“大锅”，狭窄细长的水泥楼梯和走廊，青红相间的大理石地面，以及走廊尽头嗡嗡作响的洗衣机。

我在懵懵懂懂之中，坐在自行车横梁上装着的小板凳上，陪你走遍大街小巷，从镇上到村子。雨季的乡野小路满是泥泞，坑坑洼洼颇为难行，稍有不慎，车轮便会陷进去。即使衣摆、裤脚都沾满污泥，你送到群众手中的信件、报刊却始终干净整洁。那时，网络科技尚不发达，报刊便成了人们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媒介。远方的游子寄回满载相思的信件，也都由邮递员一家一家投送。除了走街串巷的卖货郎，邮递员便成了另一个人人们日日期盼的对象。你每到一村，便有村民围上来，询问是否有他们的报刊和信件，因此，你在当地颇受欢迎。

你常说，这是人民对自己的信任，邮

袋里装着的也不仅仅是一份份报刊和一封封信，还有身为邮递员的责任。

后来，你几经调动，先后到过许家桥、港二口、斗姆湖、牛鼻滩，一条条邮路从陌生到熟悉。任世事变化，不变的是你风雨无阻将报刊、邮件送到人民手中的心。工作繁忙之时，听闻你每次工作完后，便会帮村民去河边放牛。许是不太受水牛的待见，你在一次放牛途中被牛后蹄踹了一脚，嘴上留了疤。于是，你便成了方圆十里之内独具特色的邮递员。谈起你，大家都会笑着说，你还是一个“放牛郎”。

2007年，你被调到灌溪镇浦沅邮政支局，便一直在此工作至今。起初的支局在一栋狭窄的老房子里，从居民楼的台阶走下去，有一道深绿色的泛着铁锈的门，门后便是报刊分拣室。两张长桌、几把椅子，除此之外，便是如山的报刊、邮件。渐河河堤是你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，河堤内侧是鳞次栉比的幢幢房屋，外侧是蜿蜒清澈的渐河水。你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，那抹代表着“邮”的绿与草色逐渐浑然一体，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颜色。

后来，支局搬到了主街上的大房子里，是一个带着院子的小楼房，送邮件的车子